

第六章 結論

佛教做為一個擁有獨特修行道路的宗教而言，最關注的焦點正是生命體的生死相續問題、以及如何讓生命體開發出更為高級的生命品質。在這之中，練就足以自輪迴裡順利解脫的智慧與能力則是最基礎的要求、以及首先必須完成的目標。倘若能奠基在生死解脫的根底上，才能繼而開發出更為高級的能力與相應境界。被重重無明與煩惱遮障，因而在生死輪迴中循流不止的生命體，若要領悟「無常·苦空·非我」的義理、甘心配合著種種需要長期高度專注的修行鍛鍊，慢慢地從實際的生命歷程中，一步一步開展出不同等級的智慧、達致各別的解脫境界，是一件極為不易的事。決定生命體能否擺脫生而為人的種種遮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為關鍵的則非能否開發出生命體自身的智慧莫屬。而本文的主題：「無明」，所採取的就是一種從反向的「缺乏智慧」的論點，來探討何謂佛教所講究的解脫智慧與菩提智慧這個課題的研究。生命體之所以能夠走上解脫道或菩提道等的聖道，是因為克服了無明帶來的層層愚闇無知，相反地，在生死輪迴裡一再流轉的生命體，則是因為無法破除無明、進而開發出解脫智與菩提智。透過對四部《阿含經》與《大般若經·第二會》裡，分別探討無明的經文進行蒐索解析的工作，將可以清楚的呈現出解脫道行者與菩提道行者各自必須面對的無明問題，以及聲聞乘與菩薩乘這兩個車乘間在智慧上的銜接之處與超越所在。

本文首先就「無明」於印度思想到佛教各經論裡，如何被論述的概況做了一個簡單的整理。「無明」一字是梵文 *avidya* 的漢文譯名，佛教與印度各個思想體系共同分享著許多的字詞與概念，*avidya* 一字也是源自於此，其字面意義是：缺乏智慧。*avidya* 最早在《吠陀》與《奧義書》等印度聖典裡就已經被使用，然而其出現的頻率並不高，主要是用以指稱缺乏《吠陀》等祭儀智慧及知識。到了吠檀多學派的商卡拉時，在其學說中對 *avidya* 才有明顯的著重之處，其基本的定義仍是銜接著早期的印度聖典而來的，只是對何謂無明的意涵有了更為哲學思辯式的探討。自此之後，許多學派對此義理都有相當程度的重視。而源自於印度的佛教，雖然與印度各思想體系共同使用 *avidya* 一字，但是其指稱的意義則迥然不同，而在佛教龐多的經典與論典中，依於各自論述主旨及脈絡的差別，對於何謂無明也有不同的解讀。本文則是以《阿含經》和《大般若經·第二會》為經典依據，來探討無明於聲聞乘與菩薩乘間的意涵，並藉此看出聲聞乘與菩薩乘在智慧上的連結和超越關係。

《阿含經》主要代表的是解脫道的義理與修行，該部經典的重點可以說就是擺在教導生命體如何破除無明，徹底的於生死中作結，達臻涅槃之境。經過對經文的整理之後可以發現，《阿含經》裡的無明主要有兩層的意涵，其一是就無明為十二因緣之首來講說，其二則是就無明是一種相對於明的愚昧狀態來論述。十

二因緣是講述生命體如何從降生到死亡一個輪迴循環的過程，在這之中，無明是做為首要位置而出現的。若依序看來，生命體正是因為攀緣著無明，繼而緣生出行、識、名色、六入處……乃至生、老病死等一連串的過程。然而，經文裡之所以把無明擺在首位，並不是認為無明是每一輪生命流程的第一因，無明之所以為緣生十二支之首，是因為它是引發生命相續的最主要動力。要讓生命得以相續、貪愛得以馳逞，必須有許多因緣條件的相互配合與增強，十二因緣缺一不可，只是在這之中，無明的作用力特別殊勝與根本，因此，若是就能夠引發後續生命歷程的重要性來看，無明無疑是位居首位的。

而從無明做為十二因緣之首的意義，就可以連結到無明是用以指稱相對於智慧狀態的這一層意義。從經文裡對於何謂明的講述，可以提供更具體的對於何謂無明的理解，《阿含經》裡對於無明的定義多半是指不能如實了知四聖諦、八正道等聖法，進而走上解脫道來說的。無明所缺乏的智慧亦即足以自生死輪迴中徹底脫離的正知正見，生命體緣於無明所產生的種種不清淨的攀緣執取作用，所帶來最為明顯的過患，就是使得生命體一再的於輪迴裡流轉受苦而不得畢竟解脫。只要不能經由相關智慧與禪定力的培養，這樣的生死煩惱與障礙就會一再的持續下去，永遠沒有休止的一天，這就是無明所帶來最為可怕的作用與過患，也是無明的具體意涵。相對地，「明」所指稱的就是能夠確實具備觀緣起、知無常的智慧，並且經由心解脫或者慧解脫等等的修行途徑，確實走上解脫道，完成其不受後有的目標。因此，扣緊著《阿含經》教導人求取生死解脫的主旨，最緊急且重要的就是配合種種經文裡所能提供的解脫途徑與修行方式，破除帶來生死輪迴的無明愚癡，開發出基礎的解脫智慧。

相對於《阿含經》而言，《大般若經·第二會》所呈顯出來的則是奠基在解脫道基礎上的菩薩乘義理，菩薩乘行者在開發出自生死流轉裡脫離的解脫力與解脫智之後，因為發下宏願普救世間有情，就必須開展出更為高級的般若智慧，來完成這個偉大的誓願。構成兩者之間最主要的車乘差別，可以說就是從只求取個人涅槃的目標轉移到以智慧無限開展的志向這點上。因此，相較於解脫道裡用以直臻涅槃之境的四聖諦、八正道等修行重點，菩薩摩訶薩則是以能把智慧與各種能力都開發到極致境界的般若波羅蜜多為主要修行項目。

基於《阿含經》與《大般若經·第二會》這兩部經典的講說主旨與聞法對象的不同，第二會裡對於何謂無明的意涵說明，也有了更進一層的指涉。在《阿含經》裡，無明指的是缺乏解脫智慧的愚癡狀態，也是造成生命相續的最主要動力。然而，在《大般若經·第二會》的經文裡，則幾乎是以「不能遍了知一切法性相皆空」的水平來定義無明。這是因為隨著第二會裡相應境界與追求宗旨的開展，菩薩乘所必須具備的智慧層級也較聲聞乘的解脫智有所提昇，因此，第二會裡對於無明的意涵自然也隨之改變，不再是以缺乏解脫智的標準來定義無明，而是以菩薩乘行者所必須具備的般若智慧來看待。第二會裡對於智慧的層層講究也不僅僅止於解脫道裡慧解脫的程度，從藉由初步觀察緣起而得到的智

慧，到能遍了知一切法性相皆空、通達所有緣起歷程的智慧水準，這之間還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異與距離。由此可知，相較於 第二會 裡對於智慧的定義與要求，《阿含經》裡的智慧內涵與層次是屬於比較基礎且初淺的部分，解脫道行者所需要的智慧，並不需要做到「遍了知一切法性相皆空」的地步，聲聞乘只要能如實掌握心解脫或是慧解脫層次的智慧，不讓會引發生死輪迴的因緣現起，就足以達成其永不受後有、安住涅槃的目標。

只是，就算無明的意涵在 第二會 裡有所提昇，經文裡也不會指稱缺乏般若智慧的解脫道行者是一種無明的存在。可見 第二會 裡所謂的無明仍是接續著《阿含經》裡不足以擺脫生死輪迴的定義來使用的，無明所指涉的對象仍是連基礎的解脫智著都無法成辦的愚癡凡夫，聲聞行者則可經由解脫智的確實開發，破除造成生死相續的無明遮障。至於菩薩行者則更為高段，不僅可以在般若波羅蜜多善達諸法實相的甚深智慧中，超越無明與明等一切二法的分別，更能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施設無明，使其成為利益有情的示現。在擺脫了無明的遮障勢力後，還能以其甚深的智慧超越解脫道著重於己身解脫的視野，以最為高級的般若波羅蜜多自在穿梭於各種生命境界中，只為了完成其普度眾生的偉大誓願。

在經過對《阿含經》與《大般若經·第二會》這兩部經典何謂無明的義理解析之後，便可以藉由無明這個課題，看出從聲聞乘到菩薩乘在智慧上的銜接與超越。相應於不同車乘境界的展開，各別車乘所應具有的智慧與所應破除的無明都具有多重層次的意義，不同的車乘依循著各自的目標，有不同的無明課題得去克服、也有不同的智慧等級需要成就。從這個角度看來，聲聞乘首先得剷除的主要是偏重於煩惱障的無明，煩惱障的無明與 重帶來的是對於生死解脫的遮蔽；至於菩薩乘主要得面對的無明則是屬於所知障的斷滅，這是因為所知障的無明與 重帶來的是種種智慧於深度和廣度開發上的障礙。解脫道行者由於將目標設定在求取生死解脫，其在智慧的層級上只需要開發出足以斷除生死相續的解脫智即可，自然無需像菩薩乘行者一樣，必須在智慧的無盡開展上一層層講究下去。然而，菩薩卻是在已能永離輪迴的基礎上，為了成就有情，更積極的在智慧的廣度與深度上做無限的開展，不僅已經斷除所有的煩惱障，還能破除種種細微的所知障，到達遍知一切法畢竟空的智慧層次，並且運用各種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智慧行其菩提事業。

而在解脫道與菩提道的重重智慧層別裡，連結聲聞乘與菩薩乘這兩者的，則是盡斷生死無明的解脫智，一方面是因為開發出自生死中徹底作結的解脫智乃是躋身車乘之列的根本要求，菩薩行者雖然志不在求取個體的涅槃，卻也必須在足以斷除生死無明的智慧基底上，才能往更高級的般若智慧一步步邁進。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菩薩乘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智慧中，已然涵攝了聲聞行者所能成就的種種解脫智。由此可知，成就盡斷生死無明的解脫智，乃是從聲聞乘到菩薩乘在修習課業上必要有所銜接之處。

然而，以智慧的無限開展做為特點的菩薩乘行者，其更為殊勝之處則是表現

在能依般若波羅蜜多超越無明與明的二法分別，以及不墮解脫道等方面。從這兩個車乘的行者是如何看待無明此一課題，就可以明白的呈顯出般若波羅蜜多對於解脫智的超越。同樣是面對缺乏智慧的無明，由於解脫道所追求的目標是明確的鎖定在永斷生死無明，自然會視無明為頭號敵人而要奮力斬除，所以《阿含經》強調的是如何透過觀緣起了無常、以斷除無明使之不生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菩薩乘採取的卻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直觀諸法實性的智慧，徹底超越無明與明等的二法分別。同是屬於智慧的範疇，做為車乘修行基礎的《阿含經》著重的是缺乏解脫智的無明，以負面的捨離方式來強調斷除無明的重要性，至於《大般若經·第二會》看重的則是般若波羅蜜多在智慧上積極的無盡開發。

除此之外，基於普度眾生的誓願，菩薩乘行者無法只是安住於不生不滅、甚深空義的境界裡，相反地，還必須學習與運用這些世俗世界裡的遊戲規則以及種種高級的方便善巧，以便一再的回到塵世間利益有情。唯有完全的經歷且理解有為法、無為法等一切法的實相，才能順利的運用二諦以為方便善巧，做到「雖於一切法無分別，但仍可有所施設」的高超境界。菩薩乘行者若非能以最高級的般若波羅蜜多做為憑藉，再加上二諦的方便施設，將無法達致無上正等菩提的最終目標、完成利益諸有情的事業。而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菩薩乘智慧勝出聲聞乘智慧之處，解脫道是連現世擁有的身軀都應厭離而棄捨，更別說是要再來這個世間走上一遭。然而，菩薩卻因為有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智慧做為憑藉，所以可以連生死病死皆非實有，而只是一種利益有情的方便示現。

只是，要論及車乘間的銜接與超越，亦或是智慧間層級的差異，都必須在清楚的车乘與二諦脈絡下予以講說論述。若就世俗諦可以講說、有所示現的層次而言，凡夫的無明愚癡是確實對生死解脫構成遮障的、聲聞乘的諸多聖果是絕然勝過凡夫境界的、而菩提道對解脫道的超越也是確實存在的。然而，倘若就能成就般若波羅蜜多直觀諸法實性的甚深智慧來說，所有的二法分別都將在觀諸法畢竟清淨的最高智慧下，失去了任何的自性與可分別性。因此，在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智慧中，無明與明沒有分別、聲聞乘與菩薩乘也無高下可分。可見要得到對經文適切的理解，都必須回歸到車乘各自的脈絡下，並且對世俗諦勝義諦的動態操作有完整的掌握。

經由本文六個章節的逐步探討，已經可以藉由無明此一課題，看出從聲聞乘到菩薩乘在智慧上的連結所在，以及菩薩乘得以以般若波羅蜜多超越解脫道之處。然而，本文的探討只能算是一個開端，對於相關議題的未來研究展望，尚有幾點可待日後進一步的研究。首先，本文藉由指稱缺乏智慧的無明，初步點出了車乘間諸多智慧層次與境界的差別。智慧可以說是佛教修行裡最被看重的一環，眾多佛教經論中對於智慧的講究是相當豐富且細膩的，從跨入車乘的基礎解脫智，到菩薩乘的般若智慧，以及佛乘最為圓滿的一切相智，在智慧的具體意涵與

實際展現上，都還有相當多可供研究的空間。其次，本文的探討重點之一即是擺在不同車乘間的對比上，除去智慧這個中心課題，車乘間有所連結或有所超越之處還有很多，好比車乘行者間的各自根器、各種禪定能力、善根福德、修行方法等等，都是可以進一步比對的議題。只希望藉由本篇論文的完成，對於無明於《阿含經》與《大般若經·第二會》裡的各別意涵，以及智慧於聲聞乘和菩薩乘間的銜接與超越，能做為提供更深入研究開展的基石。